

野史曝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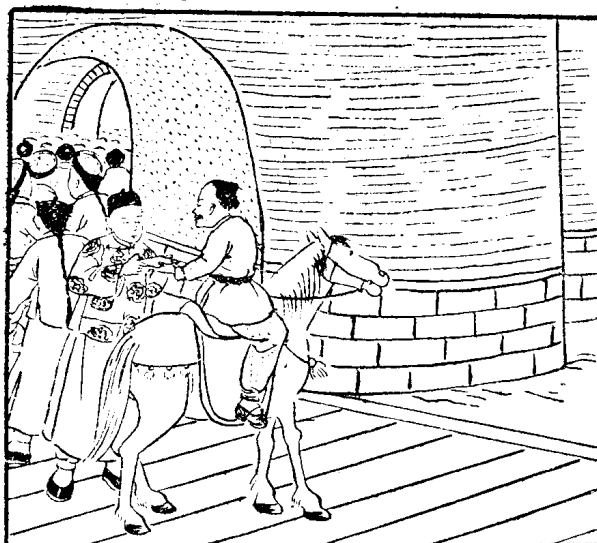


却見朱旭拿着一封信信堆着一面笑
容說道母親這是二弟的手稟

不中用不中用如今只得要
請救兵了



有一個老蒼頭劈面擠過在馬上遞一件東西在自己手內



重復綁好把刀指定喝令實說同夥還有何人



朱明隨手一拉奪槍在手和
尚倒下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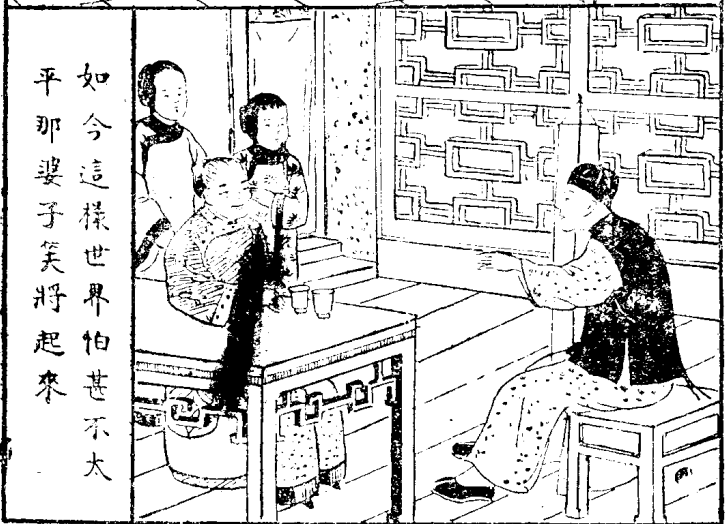


好滑賊敢是餓得慌了到人家來偷飯吃麼





妖僧見這勢頭大哭而逃剛
跑出第二重假門不提防朱
明在外守個正著



如今這樣世界怕甚不大
平那婆子笑將起來

原书缺页

相叫。說幾句知心著意的話兒。稱贊他的姿容。憐惜他的窮困。流露出些風流情態。賣弄出些錦繡才華。使他芳心暗動。情興勃然。到晚來然後貼身擁抱。婉轉求歡。任他鑽石心腸。也自把持不定。到了交合之時。再放出你生平本事。奉承得滿心滿願。那時節。只怕你開交。他不肯依。要與你做個天長地久了。公子聽得此言。如運縣陰雨。一輪紅日忽昇空。痼疾淹纏。九轉靈丹初下嚥。兩隻眼擠得沒縫。一張嘴合不攏來。呵呵笑道。卿真巾幗良才。閨帷隨陸。令我心花朵朵。真不如卿。我的俏心肝。恨不與你肉兒般團成片也。說罷。急走出房。到密室中。與必古說了。進房去換了一身極華麗的衣服。把鏡子照看。將巾兒重整。領兒重提。暗忖看了我這何郎粉面。苟令香容。便是嫦娥也要思凡。這事斷無不成之理。歡天喜地的。含了幾片雞舌香兒。叫了四五名家人。吩咐說話。竟奔張必古家。

來。值琴姑梳洗方完。吳氏適在廚下。卽和必古夫妻打個照會。公子一連幾步。跨進琴姑房來。衆家人止放毛媽一人走進。卽便齊齊站在門邊。把吳氏隔在外面。琴姑忽見華服少年。驀然直入。脹得滿面通紅。沒做道理會。公子假意問毛媽道。這位小娘子何姓何名。向居何處。緣何到此。毛媽道。這是我表姑娘。姓尤名叫琴姑。向在湖邊上住。有些事情。暫時借住在此。因他心裏愁悶。沒同進來拜見大爺合大奶奶哩。公子慌忙走上一歩。深深的唱個肥諾道。原來與拙荆同姓。想定是一族了。小生酷好爐火。常在丹房用功。不知小娘子光降。沒有叫拙荆來候得。休要見怪。琴姑沒法。只得還了一禮。正色道。屋裏狹窄。男女混雜不便。請外面去。琴姑話未說完。只聽得李四嫂一路笑進房來。說道。小媳婦在那邊倒臉水。看見大爺身影。嚇得連忙擦掉了。兩步做一步的趕來。大姑娘你說。

仔話。大爺須不是外人。我們都靠着他的洪福過日子，他進得我房屋裏來。便是天大的造化。你看大爺這樣的相貌。皇帝也只靠後。將來入閣拜相。中狀元都是穩穩兒的。大爺又做得好文章。前日新考了案首。連明年的解元。都擱在蒲包裏。你心上有儘事。對大爺說一聲兒。他便替你擺佈得停當。就是你哥哥沒有音信。也只要告訴大爺。大爺立刻吩咐了知縣太守。行一角文書。任你琉球日本。跑到海外去了。也會找得轉來。公子大喜道。這位姐姐年紀又小。人物又好。可惜生在小家。只怕錯了對頭。若有人提掣。便也配得王孫公子。朝朝寒食。夜夜元宵。受用那風流美滿的福氣。小生是最有熱腸的人。今日有緣。遇見這位姐姐。少不得要尋個才貌兼全的少年公子。替他撮合。做個一雙兩好的夫妻。決不肯把這樣美人。落在村夫手裏。合著了紅顏薄命印版刊就的話頭。李四嫂道。就像我

大爺這樣相貌。可也配得過來。不辱沒這位姐姐麼。你代我問一點子口風。就好替他留心哩。李四嫂道。呵呀呀。大爺這般相貌。就是走遍天涯。也揀不出第二個。這大姑娘好不伶俐。他眼裏自有分兩。怕不知道嗎。公子道。相貌固然好。文才也是要緊的。一有了文才。便風流倜儻。不是土木偶人了。小生不取誇口。這詩詞歌賦。只要有個題目。就直滾出來。除了唐朝杜工部李太白。或者讓他一籌。其餘的詩人。也就不在小生眼睛裏了。有了才貌。又要多情。若不知惜玉憐香。一味硬著癡公子性兒。就把那一枝好花。被狂風驟雨都打落了。小牛時常想起古來許多女子。空自牛得聰明標致。不能遇著多情的宋玉。憐香的荀令。白白的淒涼愁悶。枉度青春。煞是可憐人也。李四嫂道。裏邊的大奶奶。我們也不敢在他跟前多說多話。這幾位姑娘姐兒們。那一個不喜歡小媳婦的。只要說起大爺來。

個個迷花眼笑。說大爺是第一個多情的人。只是大爺詩詞歌賦小媳婦們卻不懂得。這大姑娘是聰明不過的。大爺有什麼文章。給他看看。便知大爺是個真才子哩。公子道。我的詩集文集。刻在外邊人家都讀爛了。拿來請教。只恐姐姐不肯相信。如今求姐姐命題。要一首就一首。要十首就十首。考小生一考。纔見得真實本領哩。李四嫂見桌上擺有筆硯。就去研起墨來。說道最好請姑娘立刻就出十來個題目。大爺就一連做他十來首詩。教小媳婦見個十面。好在人前去說幾句海話兒。公子聽說。忙走至桌邊。只見桌上許多竹紙。紙上蠅頭細楷。寫許多數目。畫出許多日輪月輪。合半規全規的弧矢弦徑。切割各線。公子雖不知其中奧妙。早已吃了一驚。失聲道。原來姐姐如此聰明。竟在這裏推天算地哩。就是這一筆字也寫得如鮮縱一般。教人愛煞。小生家中。頗多天官之書。因沒有傳授。未曾習學。若小

妾們有姐姐這等才貌。小生不惜拜爲名師。結爲益友。成年成月。在闔中領略教訓。還肯出門一步嗎。一面說。一面提起筆來。在一張潔白的絹紙上。寫了一律桂花式的情詩。字體狂草。比十七帖還難辨認。公子喜孜孜的把這首詩拿到琴姑面前。單見琴姑滿面流淚。任憑公子怎樣賣弄。却付之不見不聞。甚至面壁而立。身也不動。頭也不同。耳如聾。口如啞。真是閉關鴨蛋。無縫可攢。弄得公子伸手拿著那首詩。竟縮不轉來。李四嫂見這事怕弄僵了。忙替公子收科道。大姑娘年紀小。有些羞搭搭地不便來接。大爺但把這詩放在桌上。他停會子兀自看了。怕不拿著紙兒。流水般送到裏邊去。求大爺做嗎。公子得風便轉。把詩放在桌上。輕輕的說。我是情重的人。見了大姑娘這樣可憐的人兒。我不知要怎樣安慰他的心靈。未免說了幾句交淺言深的話。汀頭上賣水。又做了幾句歪詩。唐突了他。反

他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這可算攆的不是。說至此，又問毛媽道。昨日你男人說。這屋子裏有漏。請我出來看過。好教匠人收拾。你只指我看是那幾處。毛媽連忙東指西點鬼混一回。快快而去。琴姑等公子一出房門。便把詩拿過來。扯得粉碎。吳氏趕進房來。說道姑娘。那公子真個討厭。來吹這沒有眼的笛子。方才我要趕進房來。他家人小廝三兩皮的堵住了門。欲待發作幾句。又恐觸犯了他。惹出事來只得忍住。我們如今怎樣好呢。琴姑道。我也是這個念頭。沒有發作。如今只索防備著他。倘有緊急。惟命一條而已。吳氏道。這纔是正理。我從前落在和尚窠中。也是這般主意。我想姑娘若沒與朱相公做過親。現在還是閨女。遇著這等勢力之人。拘他不過。貪他才貌。就做了他侍妾。也還不爲辱沒。強如嫁了村夫俗子。辜負一世聰明。如今是不消說。要從一而終。顧不得性命的了。琴姑道。我

何嘗不是閨女。只一相心許。三夜同床。雖未合歡。已如並蒂。休說朱相公聖賢學問。豪傑胸襟。有才有貌。能文能武。比這惡奴。相懸天壤。就是一個蠢蠢無生奇形怪狀的人。我也只知一馬一鞍。心無二念。任他子建般才。潘建般貌。一毫也不能動我。吳氏嘖嘖稱羨。因道。昨日晚間。毛媽靠邊呆立。我尚不甚在意。今日公子突如其來。又吩咐家人堵住門口。買囑李四嫂幫同引誘。然後恍然知道。他夫妻二人。已受公子賄賂。要謀你爲妾了。我們孤身兩個女子。無從逃避。只有牢守此心。以死自誓。再無別法的了。琴姑道。嫂嫂之見。正與奴合。我們如今也不必作楚囚之泣。也不必作杞人之憂。也不必與毛媽夫妻計論。倒安心息意。靜以待之。他早發動一日。就是我命該早盡一日。遲發動一日。就是我該遲死一日。或者天可憐見。哥哥一旦忽然回來。就可高飛遠舉。保全生命。交還朱相公耳。

。兩人打定主意。竟像沒有事的人。在張必古夫妻跟前。並不發一言半語。必古夫妻自己虛心。不敢先來兜搭。公子恐事不妥。屢次著人問信。總沒動靜。心裏又歡喜起來。暗想人非木石。豈能無情。他一個羞怯女兒。在衆人之前。怎好與我調情弄意。此時不發心計。可知晚間之行。必然無慮。想著忙走到密室中去調氣數息。內視反觀。用那長養精神的工夫。專待夜來施展。坐功一會。忽聽外面一片聲找尋公子。直待家人尋到。問其緣故。方知是裴太監姪兒裴文領著一個道士來拜。說有要事奉聞。公子只得接出廳來。見上首坐著道士。頭戴綸巾。身披鶴氅。下首便是裴文。階下立著五六個從人。公子趨步上前施禮。茶罷。裴文開口道。此位仙長姓雲。法號胎泉。隱居西嶽。方外俱稱華山真人。因知吾兄好道。渴欲識荆。兼慕方師之名。故爾晉謁。公子因與周旋一會。便把刁真人請了出來。

這道人名叫刁炳。有四十多歲。專精探戰之術。公子拜他爲師。家中姐兒。除愛紅之外。都送去與他做過鼎器。刁炳之外。還有一個刁律。一個刁肅。刁律本不姓刁。因他幼年頗有豐姿。被刁律括上。就改姓刁。認做嫡親叔姪。那刁肅專於煉丹。與刁炳係師兄師弟。公子呼他師叔。三人與裴文是舊交。因公子專好神仙裴文尤奉天竺。故此三人常住在丹房內。受著公子成年的供養。三人之外。另有一個道士。名叫鈕真。却做靜功。與三人不投合。公子也不甚親信。他因重其名。以禮請來。別一房住宿。却也是一般供養。當下刁炳出來。他與胎泉是同道中。聞名相思之人。有許多相見恨晚之意。這裏公子方與裴文敘述寒溫。裴文向公子耳邊說了幾句。公子連連致謝。須臾擺出夜膳。四面坐定。講了些西嶽的景致。說了些方嶽的技術。公子因有事在心。不敢兜搭。刁道道士見主人之意甚怠。胡亂用

了幾杯。就起身告辭。裴文同辭了出去。公子送出大門。刁道辭別過去。忙叫家僮去討了張必古的信息。安心等候。那張必古果然託故外出。至夜不歸。毛媽必要吳氏相伴。吳氏抵死不肯。轉是琴姑道。不妨我主意已定。遲早總是一般。嫂嫂就同在這邊。亦不濟事。倘若必不肯去。他叫幾個家人。把你我一齊捉去。更是利害。不如任他惡奴自來。見我這般決裂。或者息了念頭。固屬萬千之幸。不然。便與他併個死活。亦是大數難逃。非人力計較所能倖免也。吳氏聽了。也覺說得透徹。只得含著眼淚。去與張媽同睡。公子在密室中候至人靜。袖著幾十兩銀子。悄悄的走出西邊長街。轉過二牆。與首從廊房下抄進空院子來。忽地暗中拋出一條索子。兜頭套住。許多人一閃上前。把公子捉住。登時火把雪片的照將起來。